

辩证法与 社会学

[苏] 米·尼·鲁特凯维奇 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辩证法与社会学

[苏] 米·尼·鲁特凯维奇 著

朱有钰 金宗美 顾晓鸣 译

毛信仁 王志伟

朱有钰 金宗美 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年·福州

М. Н. Руткевич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СОЦИ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0

本书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辩证法与社会学

〔苏〕米·尼·鲁特凯维奇 著

朱有钰 金宗美 顾晓鸣 译

毛信仁 王志伟

朱有钰 金宗美 校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0.5印张 249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490

ISBN 7-211-00206-9

B·6

书号：2173·64

定价：2.30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译者的话

《辩证法与社会学》一书系苏联著名社会学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鲁特凯维奇所著，1980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作者在书中阐述了作为认识方法的辩证法的重要性，分析了社会学各个层次间的相互作用。他在社会学结构层次方面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苏联社会学家的看法。书中对苏联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辩证法进行了分析，总结和归纳了社会过程的规划和管理实际工作，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最新学派的方法论基础也有一定的分析和批判。

米·尼·鲁特凯维奇生于1917年，基辅大学物理系毕业，曾任乌拉尔大学教授。1961年得哲学博士学位，1970年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3年起任苏联社会学学会理事会主席、《社会学研究》杂志编委。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朱有钰（第一章），金宗美（第二章），顾晓鸣（序言和第三章），毛信仁（第四章），王志伟（第五、六章）。由朱有钰、金宗美校译。

目 录

前 言	(1)
-----	-------

第 一 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社会学科学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对象和方法	(13)
第一节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对象	(13)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与结构	(33)
第三节 社会学认识层次的辩证相互联系	(46)
第二章 唯物辩证法对于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	(65)
第一节 辩证法是社会发展的理论	(66)
第二节 辩证法是社会认识论	(93)
第三节 社会学中的概念辩证法	(105)
第三章 辩证法、社会学与当代的全球性问题	(131)
第一节 全球发展的预测:哲学与社会学方面	(131)
第二节 战争与和平问题:哲学与社会学方面	(155)

第 二 编

苏联社会的社会发展辩证法与社会学科学

第四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	
相互关系辩证法	(170)
第一节 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	

社会政策·····	(170)
第二节 社会学与社会规划·····	(184)
第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辩证法·····	(206)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概念·····	(206)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	(230)
第三节 向社会单一性发展的辩证法·····	(250)
第六章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及其发展的辩证法·····	(273)
第一节 生活方式是一个社会学范畴·····	(273)
第二节 生活方式与个性形成·····	(287)
第三节 生活方式的质量与数量特征。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与 生活水平·····	(301)
第四节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辩证法·····	(317)

前 言

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非常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学科学提高到了首要的地位。这个现象发生在属于不同社会体系、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中，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也还具有若干基于当代特点的共同的原因。社会思想发展的源泉，归根到底，是新的社会条件和需求。在这一社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世纪中，社会发展的过程，更为复杂，速度更快，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参加到积极的历史性的创造活动中去，大众信息工具的蓬勃发展，从而具备了影响人们思想的可能性——这就是产生开展各种规模的社会学研究，诸如应用研究、具体研究和经验研究（关于这些概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见后）的必要性的基本因素。具体社会学研究直接从科技进步中获得强大的推动力，是由于大众信息工具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为进行具体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组织技术的条件。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各国人民和整个人类迫切需要预见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前景，而如果对历史进步道路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既用作概括其他社会科学的资料，又概括具体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理论社会学，这种预见是不可能的。

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表现为科学信息流的增长，几十个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出版了众多的社会学杂志。研究领域的扩大使科学知识日益分化。人们提到的许多杂志并非关于总体社会学的，而是涉及其一定的分支，例如农村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等。在更大程度上，上述杂志属于专题学术著作。全世界每年出版成千上

万册社会学书籍，社会学分部或社会学系为其他专业学生开设的社会学课程也一样，都已成为大学教育必要的组成部分。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社会学者在工业、管理机构、大众信息机构和各种类型的学校中大显身手。但是，近十年间，在西方国家中，在培养社会学家方面，在培养人文专业的许多年轻专家方面也同样如此，明显地暴露出“过剩”现象。相反，在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却感到社会学家的不足，并且提出了关于扩大社会学教育的有充分根据的建议。

科学知识的基础部分与应用部分，总体和整体上的理论与经验，是平行地、相互联系地发展着的，虽然其中之一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落后于另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建立了真正科学的总体社会学理论，这正好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问世发生在同一时候，而这本书又可以看作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样板，这不是巧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理论上总结了大量的事实材料，首先是经济材料，还有在现在被称为具体社会学的材料，例如涉及工人阶级日常生活条件的材料。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这一传统，已为列宁在他的早期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加以继承。

在当代社会研究的方法、组织和技术（由于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已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条件下，在作为方法论基础的社会学理论中，就更加迫切地需要经验的、具体的和应用的的社会学研究了。

经验主义的倾向表现为不仅对经验资料，而且对研究的方法和组织技术方面加以绝对化，这有损于原来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法，这种倾向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恩格斯在1885年指出过，理论自然科学的革命（这个革命开始于19世纪中叶，但是达到最高点要晚一些，在物理学中是在20世纪第

一个二十五年)“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①。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看清了,恩格斯当时是何等的正确,而且,它的正确性不仅仅只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时代社会生活的蓬勃发展,甚至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认识到社会过程的辩证性质和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作用。

然而,在西方社会学中,对数量方法的热衷,以及明显地出现于本世纪20至30年代的,与之相联系的经验主义的浪潮,远远没有得到克服。在社会学中,谈不上缺乏科学的社会理论,因为,社会科学的革命已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19世纪完成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对于许许多多忙于进行应用研究的西方社会学家来说,仍然是不知晓的。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所讲授的大学课程来判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同他们所坚持的意识形态观念,同他们对习以为常的固定的生活方式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经验主义渐渐不时髦了。关于“宏观社会学”,即总体理论,同照旧纠缠于琐碎问题甚至有时是假问题的“微观社会学”相脱节的论断,现今充斥着西方国家的书籍和杂志。严肃的资产阶级学者,其中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公正地把社会学首先看成是理论的科学。因而,全部问题在于他们能否提出可作为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的东西。

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最主要的理论家所提供的概念图式,是来自Г. 斯宾塞、Э. 涂尔干、M. 韦伯和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的其他古典社会学家。首先,这些理论没有为理解人类总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为我们急剧多变的时代提供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5页。

匙。第二，这些理论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同经验研究的实践相联系。例如，被认为在几十年中对美国社会学最有影响的 T.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由于其理论体系的思辨性质，对经验研究的发展未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而那些站在与其气味相投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立场上批判经验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的流派，对经验社会学的影响那就更小了。例如，从 E. 胡塞尔哲学中汲取观点的“现象学社会学”，与法国存在主义有联系的 H. 古尔维奇的“辩证社会学”，冒充“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等等。在西方，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社会学的脱节正在加深，这迫使许多理论家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学日益迫切的危机”。在一本以这句话为标题的书中，A. 古德纳尔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学”具有“辩证法的性质”^①，也就是说，他承认社会学同他所理解的辩证法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只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哲学原理——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能作为经验研究的真正的理论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毫无疑问，社会学同一切科学一样，是理论和经验的统一，而且经验研究只有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才可能顺利地进行，而科学理论也应该在总结经验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起来。由此就产生理论和方法论在对于研究的方法、组织和技术方面所起的首要作用问题：选择方法方式和组织技术手段应该取决于研究的理论目标和方法论。而如果说，60年代苏联社会学曾出现热衷于经验主义那样的“幼稚病”症状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这是部分科学工作者无批判地借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经验，没有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缘故。同时也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的应用社会学的研究，在20年代获得较大的

① A. 古德纳尔著：《西方社会学日益迫切的危机》，纽约—伦敦，1970年，第12页。

发展，以后实际上中止了，而从50年代下半期起又迅猛地发展起来，还吸引了许多不具备应有的理论知识修养的人。

任何科学的方法论都必须采用其为了从事研究并得到新结论而制定的总的理论概念。但是，与此同时，不能不注意到，科学的每一个分支的方法论基础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于其本身。知识的任何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而，它不是同其他部分相隔绝的，而且，归根到底，它是科学知识这一整棵树上的一根枝条。作为一切科学的共同研究客体的世界的统一，在由抽象思维于实践的基础上创造的、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关于世界的知识的统一中得到继续和反映。方法论集中了获得新知识的方法，在方法论的范畴中，由于科学知识的统一性，所以对于科学知识的每一个分支要求：第一，研究边缘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这对于研究边缘现象尤为重要；第二，研究性质上更为一般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象物理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科学，对于自己的领域（物理学对于物质的基本性质，社会学对于社会）来说，是非常一般的科学，这种科学把在具体经验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同对这些知识的理论概括并且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概括结合起来。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些科学可以比作多级火箭。在物理学中，“第一级”是理论物理学，它分为最一般的几个部分，诸如，经典力学，热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社会学中，“第一级”是总体社会学理论，它提供有关人类社会发挥功能和发展的总的规律的知识。基础物理学理论对于下面几“级”以及对于物理科学的为数众多的部门的方法论意义，学者中谁也没有异议。同样，总体社会学理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在五花八门的社会学分支中则是作为局部社会学理论以及具体研究、应用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然而，除了上面提到的一般特点外，社会学在实质上是与物

理学不同的。在社会学中（如同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一样），不存在通用的、在观点上统一的总体理论。在理论社会学中，流派和学派斗争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同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并不排除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流派和学派之间的竞争。尽管有这种区别，但社会学象物理学一样，如果不依靠更一般性质的科学，就不能顺利地获得发展。

确实，如果说，社会学具有自己的对象——人类社会，而社会是我们地球这一宇宙之一小部分上的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那么，社会学不能不有赖于提供总的知识的科学。这种科学就是数学和哲学。这两门科学，无论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对于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说，各自都充当了方法论的基础。但是，我们深信，数学和哲学绝对不是处于竞争者的位置，也绝对不应该相互对立。无论数学或哲学，对社会学都是必要的，并相得益彰，但是，在求助于它们以寻找认识方法时，应该追求不同的、虽则是一致的目的。换句话说，来源于哲学原理的社会学认识方法，应当为数学方法所补充。

新时代的知识数学化趋势，是从伽利略与牛顿的古典力学开始的，到了19世纪，这一趋势更为强烈地表现在物理学中，后来又扩大到化学和生物学，甚至扩大到社会科学。在社会学中，数学方法在20世纪主要是从经济科学、人口学和社会统计发展而来的。20世纪数学之渗入社会学，不仅表现在研究的准备工作（例如，取样）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学方法以及在对所获得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时使用电子计算机。数学渗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社会学的“灵魂”之中。数学方法被用于确定社会学研究的目标，用于表述要求用经验加以检验的假设，用于社会体系发展的模式化和预测。最近一个时期，已从预测社会生活各别领域的发展以及使其模式化（人口的增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

向建立社会学性质的模式和预测过渡，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人们综合地并且在国家、地区和世界范围的总体上加以处理。

在社会学中，应用数学方法意味着，一般理论的职能——解释和预见不仅具有质量的，而且具有数量的规定性。但是，数学在社会学思维中获得成功的过程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时候简单的公认的见解，有时候甚至陈腐的东西，也借助于复杂的数学符号来叙述。在社会学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数学式子用于反映那种很难、或者完全不能以数学定义加以表述的社会过程，例如艺术创作过程的内容。

可是，更为严重得多的是另一种危险性，就是在社会学知识领域内运用数学方法的进步过程被用来作为否定、或者至少是低估哲学在社会学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越出某一科学的界限向更一般的理论的突破，都是有利于证实哲学的必要性，而数学方法应用的日益扩大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作为测量的出发点的那些质量特征的正确性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数学方法同哲学方法论的对立，乃至试图把数学方法与哲学分隔开来，并把方法论归结为采用数学方法，这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它被用作替经验主义辩白，而这种经验主义在用一整套数学工具装备起来时也就获得了“尊严”。

西方理论社会学的代表在许多场合，向实证主义者借用这样的口实，说是哲学不可能为获得真理而提供好处，因而，他们同哲学是“隔绝”的。确实，20世纪哲学中，非理性主义和神学主义的潮流是敌视科学认识的。社会学从它们那里不可能得到好处。实证主义顽固坚持“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的论点，那么求助于实证主义哲学也就无助于在社会科学中获得真理。

由于社会学家们对实证主义的这个论点信以为真，结果往往

处于“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的境地，在自然科学家中这样的人是不少的。他们惯于将日常意识以及默默承认社会过程的客观现实性的“健全的思想”来偷换哲学。“健全的思想”也能自发地承认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及其不间断的运动和变化，但是，正如恩格斯谈到自然科学家时所指出的，“健全的思想”由于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不坏的“谋士”，因此可能随着进到对现象更深刻的本质的认识时，把人引向迷途。他写道：“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①

这个警告对于研究社会生活特别需要，因为，在现象的表面，研究者看到的是人类活动的精神上的动机和理想的目标，这些东西只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对它们本身就需要进行解释。

西方社会学界人士在寻求理论指导时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求助于它的社会哲学和辩证法。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当前的情况。这一趋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中已经出现了。该学派是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这个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在希特勒独裁时期，被迫离开德国而移居美国，并大大地影响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想，特别是促进了“左翼激进”思想的发展。但是，除了M.霍克海默尔、Γ.阿多尔诺、Γ.马尔库塞、Θ.弗洛姆之外，形式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法，却日益流行起来了（如法国的P.古尔维奇，英国的T.鲍陀摩等等）。开始研究总的哲学，特别是社会哲学，承认后者与理论社会学的联系，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学思想的现状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特点。

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作用。在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4页。

界社会学会（MCA）召开的社会学大会上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世界社会学会前主席 T. 鲍陀摩于1978年在乌普萨拉召开的第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说了以下一段话：

“在学会存在的开头几年，在学会中还谈不上有各种流派；社会学科学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50年代，在社会学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一词，根本就没有提及，虽说马克思是研究社会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可是现在，社会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占了应有的地位。”

本书的重点将是哲学和社会学科学的联系问题。但是，对于这个复杂而又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不想在所有范围都加以说明，而只是探讨它的若干方面。

首先，我们在下面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它们作为科学认识的两个领域的相互联系。从当代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所取的材料，只有在有必要更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近年来，在苏联出现了一系列西方作者的书，出版了不少著作，是专从整体上批判性地分析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其主要流派的。作者引导专门对有关课题感兴趣的读者去读这些著作。^①

第二，我们只限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社会学的相互联系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乃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问题，也就是它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意识地从阐明作为一个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结构，以及辩证法和总体社会学理论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开始讲起。

但是，社会学并非就是总体的理论社会学，它超出总的理论

^① 例如参见《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莫斯科，1977年；《二十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社会学史》，莫斯科，1979年。

社会学的范围，从而同时也超出哲学的界限。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具有十分复杂的内部结构。因此，辩证法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学在其中占中心地位的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的更广泛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和内部的统一问题之后，我们必须继而探索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结构和统一的问题，以便彻底研究认识的各层次以及社会学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阐明总体社会学在“中间层次”理论和具体研究及经验研究的发展中所起的方法论作用。

社会学作为理论学科具有自己的对象——社会发挥功能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辩证法是关于在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起作用的联系和发展的总的规律的科学。我们将首先从阐明辩证法作为较一般的科学的方法论作用方面，研究这些科学的相互联系。辩证法在三个方面发挥这种作用：作为发展的总体理论、作为认识论和作为关于思维的科学。辩证法对于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将根据这几点加以研究。而且，我们将对于在我们文献中研究得较少的问题——社会学中的概念辩证法给予特别的注意。以上简略介绍了本书第一编的任务。

与社会学不同的是，辩证法不仅仅是科学，它还是自然界和社会一切运动和发展过程内部所固有的。这个客观的辩证法反映在主观的辩证法中，即既表现为自发的，又表现为更高级的层次上的思维的辩证法中，反映在作为科学的辩证法中，反映在有意识地将它应用于认识和人们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及其实践的过程中。

客观辩证法说明发生于现实世界上的过程的更深刻的本质。物质在本质范围内从最低级形式向最高级形式的自我发展，说明运动的普遍规律和辩证法规律具有自身行动的特征。物质运动的